

袁雅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给女人一次机会

给女人一次机会，
让他疯狂，或者变成魔鬼，
让她给自己多一点关怀，
给男人多一点理解。

袁雅琴 著

给女人一次机会

给女人一次机会，
让他疯狂，或者变成魔鬼
让她给自己多一点关怀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女人一次机会/袁雅琴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9

ISBN 7-5378-2269-7

I. 给...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0829 号

给女人一次机会

袁雅琴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33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

ISBN 7-5378-2269-7

I·2173 定价: 16.80 元

美国的婚姻专家圣费朗西斯科加莉说：女人平均每天有五万个想法浮现又消失，但女人又有将浮现于心中的想法抛开的能力。

女人活不明白，是因为她始终是情感的动物。

天威这座城市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又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是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那天都要下一场大雨，而且下得昏天黑地，毫无收敛。像有一年，本来三月七日好好的太阳灿烂着笑容，可一到了三月八日，天空马上就阴起一张悲悲切切的脸，让满腔的心事顺着春雨倾泻而下，雨声时大时小，没完没了的，绝对比女人的眼泪女人的哭声来得凶猛，来得迅速。怪的是过了三八，三月九日又是一个艳阳的天，真是气死女人没商量。

是老天跟女人过不去，总调女人的口味。天威城里的女人们经常这样说。

所以这一天女人的快乐并不真实，好像惟有挂在葡萄藤上的“疯狂”才能真正诠释女人内心深处的悸动。尽管这年代愉快的事儿太多，但跟雨天犯愁是女人不可避免要喝的葡萄汁，酸甜酸甜的味，丝丝入扣。

但姜拉喜欢跟雨天犯愁，只要是雨天，她的心情一般都不





会太好。心情十分恶劣的时候，她会以疯狂地购物，或者睡觉来发泄一通。今天是“三八”，老天照样要发点脾气，掉几滴眼泪，在这样让心烦的日子里，姜拉今天不想购物也不想睡觉，她只想找个人说话。

要知道找人说话对于住在豪华公寓过着得过且过日子的姜拉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今天一早姜拉就打出了16个电话，她一直深信自己有数不清的朋友，她总是处于朋友聚会的中心，随时都可把朋友们组织到一起，掀起一个一个狂热的高潮。可是今天，姜拉打出的电话，有的是没有在家，有的在家却有事，不能陪姜拉休闲。姜拉失望了，一时感到自己的朋友消失了，甚至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这么严重吗。整个世界只有自己一人在发呆在无聊。姜拉不敢想象，一个区区的三八妇女节，就席卷去了女人的踪影。女人不是为这个节日而活的。为什么而活，姜拉不明白，恐怕所有的女人都明白，因为她们始终是情感的动物。

姜拉只想找人说话，在家也好出去也好，玩什么都行，只要不一个人呆着，不然她总感觉是这世界没了生息，虽然这安静的清闲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也是姜拉以前求之不得的，但是今天的姜拉不这样想了，她突然觉得一个人呆着就像进了一个没有光没有门的黑洞，黑洞里面堆满了金子、鲜花、美酒，但她看不见，触摸又害怕，她只有坐着不能移动，漫无目的地等待，哪怕黑洞里有魔鬼的声音，她也不会拒绝，那样至少还有喧哗。

姜拉换下拖鞋，化好淡妆，穿上休闲衣裙，准备出门。她想既然没人来和自己聊天，那么主动去面对，不在空空的房子里对着冷冰冰的电话说话也罢，不在网上忘掉自我与人聊天也罢，姜拉改变了主意她要出门！下雨也好打雷也罢，反正她不在乎天气了。不然这一天真没法活了。本来，这鬼天如果没事

谁也不想出门的,可姜拉就想在这鬼天里出门。

她一心一意想的是与人面对面地交谈。当然谈话的对象最好是女性同胞,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男士们似乎是不喜欢听女人的倾诉的,一是没有时间,二是在他们看来,那是女人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一种情绪化的发泄,自我折磨,无关痛痒,极不实际,说了也白说,所以觉得极其无聊。那么女性就不同,或许有的人会和姜拉有同感,有同样的话要说。

其实也就是说说而已,姜拉不指望别人给自己解决什么,她需要的是听众。有人听自己说话看来还真是件奢侈的事儿。

姜拉已把车开到了市中心,这时的雨下得有些萎缩了,姜拉把车窗摇下来,便看见了满街挎着大包小包行走的女人,到底还是三八节,女人就是比平时多。商店门口最是显眼,女人服装优惠打折的横幅处处诱惑着女人的目光以及女人的钱包。还有女人的歌声在大街上快乐地荡漾,姜拉几乎被女人的歌声笑脸吸引住了。她想,出来走走就是不一样,感觉让你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要不然老呆在家不闷死才怪。这么想着,姜拉便给女友任景打了电话,当然在家里的时候她也打了,不过没有联系上,这回一下就通了。姜拉说自己想到她那儿去。

任景还是那领导口气:哎呀我好忙的,今天我们单位搞活动,明天好吗?任景是坐机关的,却是大能人的性格,她和姜拉还有简单、老美四个女人是一伙“死党”,关系是很铁的那种。

不好。姜拉失望透了,她想一定是今天!明天就没有这个心情了。

任景连忙改口:要不这样,等我们活动完了,我再通知你,晚上见,怎么样?

姜拉想晚上就晚上,只要是今天。便应道:也行。但白天的时间如何打发?说起来一整天的时间并不短,如果没事真是度





日如年。

雨又凶起来了，那样子看来不近情理。姜拉坐在小车里，感受不到雨水的疯狂，她想如果在雨水中淋个透那才够刺激哩，可惜她不愿意。淋病了谁来关心你。自作自受的事姜拉可不乐意干。

前面又在堵车，姜拉心里更烦。这时，她的手机发出了一种与她心情极不协调的声音，姜拉不耐烦地对着手机开始说话：喂，哪位？哦是妈，妈，有什么事吗？什么？今天我生日？哎呀，不过算了，现在我在街上，雨太大了，我听不清，好，别说了，再见，妈。

姜拉关了手机，想着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心里就有了一点点莫名其妙的委屈。都35了，时间不应该这么快的，怎么说来就来了，姜拉最不愿意过的就是生日，生日会让她触及年龄的隐痛。

姜拉若有所思地开着车子，突然，她就惊慌地大叫了一声：不好。

一位老人被姜拉的车撞倒了。

姜拉下车快步走到老人面前，心想这可坏了，老人一定撞得不轻。便二话没说把老人扶进了车里。交警过来之后，姜拉只说了一句：一切由我承担。

望着老人痛苦不堪的样子，姜拉一时紧张得不行。这时，风大雨大，姜拉心急如焚，但她还是很快把老人送到了天威医院急诊楼。

姜拉急冲冲地去挂号，带老人看病，然后照片，一时忙得连喘气的的时间都没有。

当姜拉终于把老人安排在住院部住下之后，老人惨白着一张脸用细弱的声音告诉姜拉一个呼机号码。姜拉呼时加了119，眨眼，电话就回了过来。

姜拉简单地说了两句,对方来不及问什么,便挂了电话。很快,一位年纪二十七八的青年赶到了医院。

医生,情况怎样?在病房,青年急切地问医生。

医生脸有点沉:肋骨断了一根。

青年把责怪的目光投向了姜拉,他的声音在抖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我爸撞成这样?你开车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姜拉已经弄不清到底是老人没走人行道还是自己开到了人行道,是谁的责任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忙赔不是:真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承担所有的医药费。我……

青年帅气的脸上明显地写着不满,内心的火气像箭一样一下窜到了喉头:赔钱有什么用,他已经撞伤了。

对不起。姜拉又说了一句,她心里难受得要命。这种时候,青年就是打她骂她她都受了。

可在病房,青年也没再说什么,只是绷着脸叹气。姜拉的眼泪几次要流出来都强忍住了。今天真是倒霉,她想。如果今天不出门就好了,本来是不准备出门的,真是鬼使神差。这不,出门就出事了。

下午5点时,姜拉接到了任景的电话。

什么啊?你在医院?任景在电话里很是惊讶。姜拉把情况简单地对她说了。任景说等你处理完了再来。姜拉知道她会在家里等她。可是,这里怎么走得开。

姜拉一直在医院忙到晚上9点多,才有了抽身的机会。

老人看上去是位老实厚道的人,他对姜拉也没提什么苛刻的条件,虽然姜拉做好了心理准备。她想一切无所谓了,反正赔钱就是。老人一直在床上吃力地躺着,终于对他儿子说:算了,彭凯,你让她先走吧。

姜拉感动地看了看眼前这对父子俩,老人看上去仁慈厚道,儿子也很朴实。他们对自己如此“宽容”,姜拉想象不出如





果换了别人会对自己怎么样。

姜拉坚持要留下来照顾老人，老人摇头。老人在想，撞伤自己的人还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是自己花了眼没走在人行道上，不能全怪她。而老人的儿子却不说话，他不管过程只想着结果，结果是父亲被撞伤了，所以他认为不能轻易让这事过去，不过，看得出他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姜拉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好说：留下我的电话号码，这是我的名片，明天我再来。不好意思，那，我走了。姜拉把自己的名片递给那位叫彭凯的青年。彭凯没抬眼，仍然没吭声。

姜拉把车从医院门口开到大街上，雨水点点滴滴似铁棒打在她的心头。她的手机伴随着雨声不停地在响，但她没接，她知道一定是任景的，便加快了车速。但雨水给车的行驶带来了阻力，只能在大雨里艰难行驶。姜拉的心情一时糟糕透了。这真是灰色的三八，她咬着牙想。

好不容易把车开到了任景的家，姜拉下车后，也不打伞，一头扎进雨水中，她走着，雨水淋湿了她的脸、头发、衣服，她竟然毫无感觉。

6

2

当姜拉站在任景家门口时，任景呆了：姜拉你看你成了一个落汤鸡？

姜拉一声不吭，只顾一头雨水地走了进去。

姜拉你怎么不打伞？任景再次问她。

打什么伞，反正心早被淋湿了。姜拉坐在沙发上神情木然。

在任景的家里，简单和老美早就到了，她俩各自东倒西歪地靠在沙发上，神情就像三月的阳光一样闲散。听姜拉刚才这么一说。简单想调剂一下气氛，便调侃道：是心被淋湿了，不是身被淋湿了，说得多有诗意啊。

少拿我开心，今天我倒霉死了。姜拉接过任景给她毛巾边擦脸边说。

任景在一边附和道：是啊，姜拉今天运气不佳，开车撞人了。

真的？没事吧？简单和老美的表情常常是惊人的一致，她俩惊讶的脸是夸张了的漫画。俩人都是操笔杆子的，一个是自由作家，一个是报社记者。

赔钱都是小事，关键是撞伤了人我心里不安。姜拉愁眉苦脸的。接着她把事故发生前后说了一遍。

这是没办法的，现在出了事，急也没用。老美安慰姜拉。

简单望了望窗外的雨，突然想起了什么，便说：别急，雨下完了，太阳就会出来的，把心拿出来晾一晾，快乐和幸运马上属于你。说着给老美递了个眼色。

老美心领神会，赶紧从房间拿出一盒精美的生日蛋糕。

祝姜小姐生日快乐。三人一起围在了姜拉身旁。姜拉这才想起自己的生日，不由得感动得泪眼婆娑。可她仍然说了句：我没心思过生日。

姜拉你不能扫我们的兴，我们四姐妹每个人的生日都不能错过，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今天无论如何都要高兴才对。和简单同年的老美认真地说。老美和简单比姜拉小两岁，比任景小三岁。她们几个除了任景看上去稍稍大点以外，其余三个看





上去都比实际年龄要小。姜拉出神地看着她们，想着如果不是生日提醒，大家都不会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的。这四个女人的共同“名言”是青春与年龄无关，生活与快乐有缘。

姜拉眼里含着泪脸上挂着笑一口气吹灭了35根蜡烛。简单马上带头唱起了生日歌。

四个人分吃了蛋糕之后，姜拉漫不经心地说：今天我妈还要我回去过生日呢。

见姜拉平静下来，任景便问她：先生呢？田一都来了电话了没有？

姜拉低下头，低声道：我想他很忙。

简单接口说：没来电话其实也没关系，不就是一个生日吗，有时候你自己都不记得。干嘛要那么在意。

8

我说这年头，男人只要记得自己的老婆是谁就行了。老美笑道。

说话间，恰好姜拉的手机急促地响，姜拉条件反射地一把抓住手机，心想，如果是田一都的就好了，那就谢天谢地，总算给了自己一个面子。姜拉似乎有心灵感应，她确信这是田一都打来的。是时候了，他早该打电话了。

几个人从姜拉接电话的表情来看，也猜出了八分，因为姜拉此时的表情与先前大不一样，她的盼望其实早写在脸上了，现在真有点喜形于色了。她们都清楚，姜拉的先生田一都到日本谋职已经有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日本的田一都与姜拉的感情在慢慢拉远，双方联系得不多，都在为保持着冷战谁也不服谁。姜拉表面看来还较为坚强，而内心恰恰相反，十分的脆弱，她几乎无时不在盼望与田一都回到从前，可冷淡越久越没了激情。

也许人在不同的环境里有不同的心态，人总是会变的，是变好还是变坏，这可没个准。不过，姜拉还是一如既往地期待

着田一都给自己一份惊喜,毕竟俩人心底还沉淀着感情,姜拉不相信田一都会变得面目全非。

姜拉在对着手机轻轻地说话:你要回来是吗,那好,什么时候?下星期。好的。可姜拉说着说着脸突然就变了,刚才是晴朗的天,转眼就乌云密布,要下雨的样子。

在听到田一都那句我回来办离婚之后,姜拉的脑子里如晴空霹雳,她懵了,半天没说一句话。手机眼看着就从她手里掉了下来,老美迅速接住,把手机贴在耳边,她当然听见了田一都的声音:我想好了,回来办离婚。

天哪。老美实在忍不住对着手机大声回了一句:离就离。说完狠狠地关了手机。

任景和简单都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一时间都沉默下来。在姜拉心里,她感觉这犹如田一都突然向自己投来了一枚炸弹,她仿佛听到了一声巨响。

老美这时愤然道:田一都变成日本鬼子了,就神气了。姜拉,站起来,打倒假日本鬼子。

简单本来想笑,却见姜拉要哭的样子,便忍住笑说:先还是问清理由再说,不然真离了又后悔,说不定假日本鬼子是一时发神经。

任景什么也不说,递给姜拉一包餐巾纸,姜拉用餐巾纸捂住脸抽泣起来,她把头埋在手心,半天不抬头。姜拉一时还明白不过来,田一都为何要提出离婚,而且这样快?不过,现在这状况,也跟离了婚没什么两样。但姜拉以为,她和田一都关系再怎么不好,也还没到说分手就分手的地步。田一都在外究竟怎样,姜拉不想去问究,她想他再找个什么好的情人,也不过是自己这个样子,这点姜拉很自信。姜拉还认为田一都和自己以前感情和美,就是变也只是一时的冲动而已,他迟早会回来的。所以今天田一都提出离婚让姜拉一时接受不了,虽在“情





理”之中，却太突然。是啊，是太突然了，而且在姜拉生日这天提出，这不说明田一都压根就不记得老婆了吗。姜拉说到底是脆弱的，在情感上她希望自己是强者，但往往会暴露女性的弱点，女人在外面如何强大，在家里仍然渴望被呵护被疼爱，希望永远是男人心中的宝贝。

这年头，不知怎么回事，离婚是一种时尚；一些赶时髦的人恨不得年年结婚年年离婚才好，简单在姜拉面走来走去，一副抱怨的神情。

老美也跟着嚷开了：你们听说没有，现在有些男人啊就是这样，家里有能干的，外面有浪漫的，身边有看的，心里有想的。

都胡说些什么，真是。任景一本正经道。

10

姜拉抬起头，擦了擦眼睛，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说什么好呢，谁还会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同不同意离只能自己决定。任景这时站起身说：我看，今晚你们都别走算了，我这里有地方睡，老公出差，女儿上她外婆家了。

老美和简单两人点点头。姜拉恍恍惚惚道：我不想回去，我再也不回去了。

任景拍拍姜拉的肩，大姐似的安慰说：今天不想这事了，我看都好办。人要洒脱一点。这离婚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点还不能承受吗。好了，时间不早了，简单老美你们洗完澡休息吧。

我先给家里打电话。简单坐在了电话机旁，打完电话，简单一脸得意：我老公是位开明人士，他就知道我和你们几个臭味相投。

老美却叹了口气说：唉，我们家那位是个超级醋罐子，说不定我这一打电话回去说我今晚不回家，他会一个通宵浮想联翩。

那是睡不着,想你。简单顶了一句。老美说:我今天一定要骗他一次。老美真的拿起话筒,一本正经道:大新啊,今晚我不回来了,和朋友住在一起,什么?和谁在一起,这,对不起,当然异性嘛,好了,今晚你就好自为之吧,再见。

简单在笑:老美你欺负老实人,明明是自己在外潇洒,还要他好自为之。

老美站起身,正色道:老实人我怎么舍得欺负,我是逗逗他,谁要他疑神疑鬼的。好了,我去洗澡了。

任景和姜拉进了另一个房间,把门关得紧紧的。这时客厅里的电话叫得惊恐万状。简单去接,没料到是老美老公大新打来的,心想配合一下老美的骗夫行动,便故意粗着嗓子装成男声脱口而出:喂,你哪里,哦,美小姐她在洗澡。大新没说一句话就把电话给挂了。

老美的澡洗了很久,简单在沙发上等,可等了好半天也不见老美出来,简单便一头倒在沙发上蒙着毛毯慢慢地睡着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阵门铃声急促响起,老美这时洗完澡正好出来,赶紧去开了门。

老美开门一看,吓了一跳,竟然是大新。只见大新里面系一条围裙,外套一件西服,脸上的肌肉很不自然地弹跳了一下。

你干什么你?大新,你怎么来了?老美惊讶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大新笑得有些不自在:我,我想看看你嘛。

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想看看我和谁在一起,在做什么是不是?老美一边提着身上的浴巾一边阻拦大新进屋。

大新无可奈何地说:看看不行吗,真是,就算我来接你。说着就要往里面走,老美拦不住,实在奈何不得,便生气道:我让你看个明白。





大新进了客厅后,看见沙发上睡了一个人,他用怀疑的目光扫了一下,便不慌不忙,定神看了一会,突然,大新用力一把掀开了被子。

简单早已吓得直打哆嗦,不敢抬头,她不知发生了什么。老美也呆了,平时温和的大新今天怎么变成了一个土匪,心想这把戏还真玩不得。来不及叫喊简单,简单就坐了起来,瞪着眼问:是你?

大新脸红了,笑说:对不起啊,对不起,我来接老美同志。老美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哦,是这样,老美可真有福气。简单看见了大新西服里面的围裙,觉得真是滑稽,便忍不住想笑。

老美却不由得哼了一声:哎呀你快走吧,别在这里丑态百出了。

任景和姜拉这时从房间出来了,一看这局面,慌了神,但马上就禁不住笑了起来。

大新这才发现自己走时心急忘了脱围裙,连忙边脱边解释说:我正在做夜宵,要不你们一起到我家去尝尝我的手艺。

老美哭笑不得,推着大新说:你快走吧。大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说:要不要我来接你?老美扬起头:今晚我不回去了!

大新心里不快,但嘴上还是说:随你的便。

大新走后,简单松了口气,摇头感叹说:老美你这个玩笑可开得不轻啊。不过我看大新倒像个演喜剧的。老美听后一张脸片刻间变成了一条苦瓜,喃喃道:他就这样子,有什么办法。姜拉却不这么认为,她走近老美说:我看大新这个人挺好的,你可不能熟视无睹,也千万不要瞧不起他。老美边穿衣边说:我什么时候瞧不起他了,我还没资格哩,虽然他学历比我低,钱比我挣的少,但从来我都对他很尊重的。姜拉又说:那他在你面前可能有心里压力吧。老美想了想说:应该不存在,回

想恋爱的时候，他倒是对我是仰视的，结了婚以后，就是平视的了。我不就是一个报社记者吗，怎么会让他有危机感呢。姜拉像在说自己又像在说老美：其实这些表面上的东西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你给他的感觉，让他产生压抑。或许你应该给他足够的自信才对。任景对此却有不同意见，她坦然道：真正的男人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思想，女的比你强又怎么样，自卑的男人最让人看不起。

在我面前，我们大新可没有自卑感啊，有时候，我还是很欣赏他的，主要是他的性格这样，不指望改变他。老美一下就转了个弯。

简单觉得老美这句话说的有理，便说：这还差不多。

3

13

一连好几天，姜拉都在医院照顾那姓彭的老人，老人是位退休工人。儿子彭凯是《女性思考》杂志社的记者，这是姜拉从彭凯女朋友小沃的口中得知的。那天姜拉去医院送钱，正好彭凯有采访任务要走，姜拉说我在这里，你放心走好了。彭凯用眼神表示了谢意。他走之后，小沃赶到医院，和姜拉说了很久的话。小沃觉得姜拉人好，很亲和。便和她说了一些自己以及彭凯家的情况，还主动找姜拉要了一张名片。

小沃说：真看不出你是经商的，还是总经理。

姜拉惊讶小沃的坦率，忙问：那你觉得总经理应该是什么





样的。

在小沃的心里,她认为现在经商的到处都是,随便找三个人来,没准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经理,这有何奇怪,小沃并不以为然,她把话说得更直:有的喜欢摆阔,铜臭味很浓;有的居高临下,自以为是。女的经商有人是没有快乐只有泪水,有人有钱却寂寞。

姜拉实在没想到小沃对经商的是这种印象,但她的话也不无道理。姜拉以理解的口气说:没想到你还挺了解经商的女人,不过你说的也太绝对了点。哦,对了,我现在没管公司的事,基本上在休息。

小沃哦了一声又说:还好,你看上去不像喜欢张扬的富婆。

14

是吗,也许我本来就不是富婆。姜拉回答得很快。

姜总,难怪你保养得这么好,你很年轻。小沃对姜拉的印象是,这女老板还算有情有义,不是那种以为拿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从她的神情中可看出她的善良和仁慈。

哦,还是叫姜姐吧,我想问你们公司现在还要不要人?小沃脑子转得相当快,她想到的是自己。

姜拉不好怎么说,但为了彭父,还是肯定道:要的,你问这个干吗?

小沃于是告诉她自己刚从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学财会的,可她一点不喜欢这个专业,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单位,想先在哪打打工,长点见识,赚点钱。姜拉觉得小沃好像是个率真、时尚的女孩,她想,这个忙我一定要帮,便一口答应给小沃想办法。

这天是周末,姜拉从贝儿广告印务公司出来,不想直接回家,她实在害怕想起田一都,田一都说这个星期回来的,可根